



怪谈

高野圣僧

影响夏目漱石、谷崎润一郎、芥川龙之介、三岛由纪夫、川端康成的文学巨匠

日本香艳、耽美的怪谈小说
野性与情欲，诡谲与幽玄

这种鬼森森的爱情故事还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

〔日〕泉镜花 著 琢琢 译

怪谈

高野圣僧

(日) 泉镜花 著
琢琢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怪谈·高野圣僧 / (日) 泉镜花著; 琢琢译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201-10545-1

I. ①怪… II. ①泉… ②琢… III. ①民间故事-作品集-日本代 IV. ①I313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39824 号

怪谈·高野圣僧

GUAITAN GAOYESHENGSENG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邮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刘子伯
装帧设计 张龙梅

制版印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15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001 | 高野圣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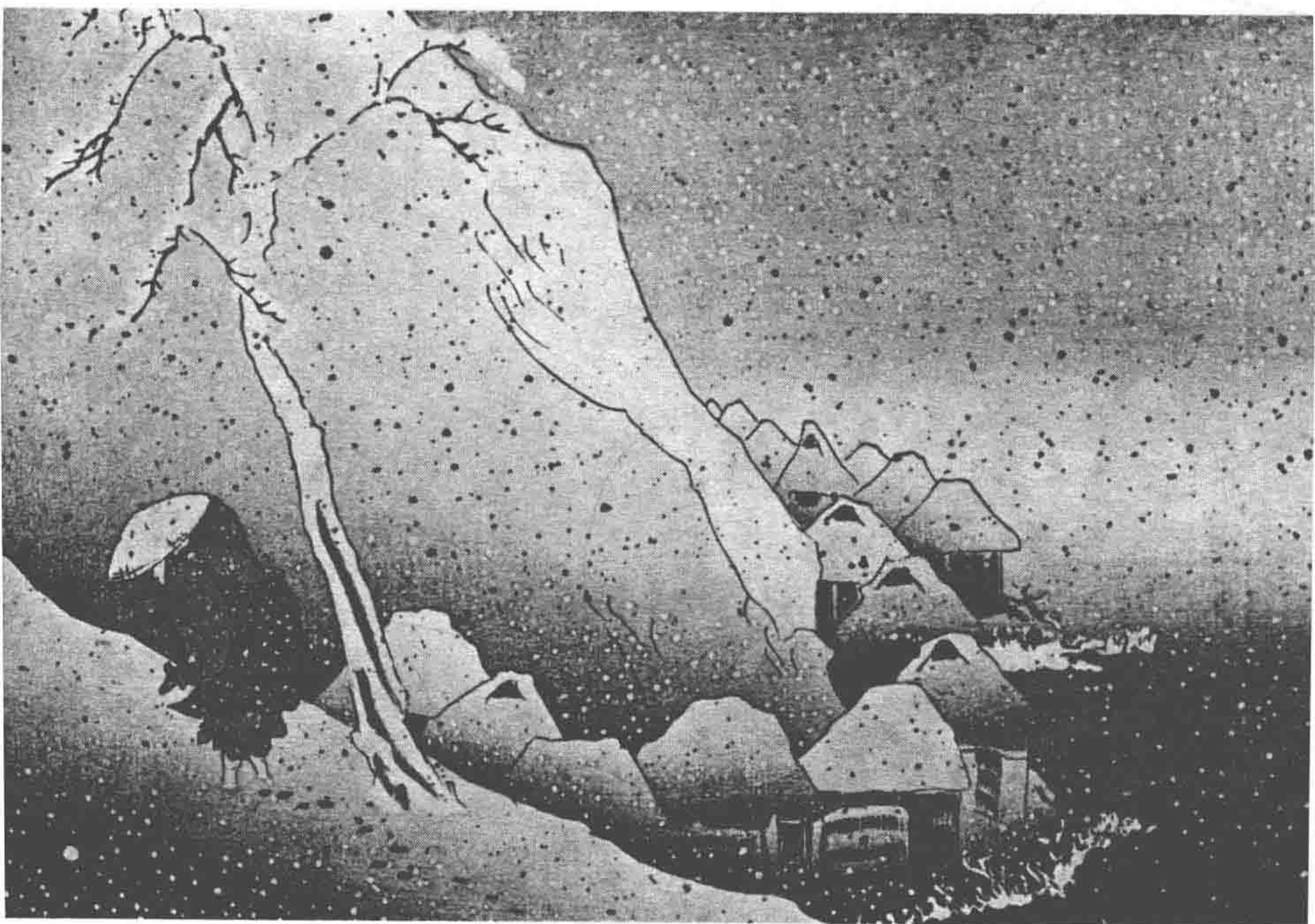
073 | 汤岛之恋

204 | 外科室

219 | 紫藤花

226 | 琵琶传

248 | 瓜之泪



高野圣僧



—

“我心中本不愿将参谋本部编制的地图再次展开的，无奈道路实在难走，只能将烦人的行脚僧衣袖掀起来，拿出那本带有封皮的折叠地图。

“那是一条深山小径，左右环山，从马騮到信州，全程一片供人休息的树荫都看不到。层层叠叠的山峰仿佛触手可及，但是天空看不到任何飞鸟与云朵的踪迹。

“天气异常炎热，灼热的太阳下仿佛只剩下我一人。为了遮挡光线，我将斗笠压低，查看着地图。”

行脚僧人一边将双拳枕在头下，一边低下头用拳头撑着额头说话。

从名古屋到这家位于越前敦贺的客栈，一路上我与这位僧人已经成为伴侣。他看上去高傲得很，无视一切凡俗，极少抬起头。

我们同时在东海道挂川登上一趟列车。他在一个角落坐着，也不抬头，如一潭死水般安静。最初我并未留意他。

列车到达尾张站，除了我们两个，所有人都跟列车员商量过一般，纷纷下了车。

火车是昨晚九点从新桥开出，今晚到达敦贺。正午时分，到了名古屋。我买了一份寿司作为午餐。行脚僧人也要了寿司，但是打开之后才发现全是些粗糙的什锦饭，胡乱敷了一层紫菜。

“哎呀，怎么全是胡萝卜和萝卜干？”

我叫喊得有些唐突。

僧人被我逗得忍俊不禁，低声笑起来。很自然地我们成了朋友。他告诉我自己要到越前去，见一个在永平寺修行的人，但两人属于不同宗派，他说要在敦贺住一宿。

要回若狭探亲的我刚好也要在敦贺住一宿，就这样，我们结伴同行。

他人籍高野山，看上去四十五六岁，文雅持重，面色和善。身穿方袖呢绒外套，系着白色法兰绒围巾，头戴土耳其帽，手带毛线手套，足蹬白袜和木屐。冷眼一看根本不是僧侣的打扮，甚至比俗世的师父还要俗气呢。

“您打算留宿何处？”

他一问，我才感到独自旅行住宿确实无聊。托着托盘的侍女都会瞌睡，表面热情好客的掌柜，总会在客人经过走廊时死死地盯着看。晚饭刚吃完，大灯便立刻被店家换成了座灯，这点最难以忍受。直到深夜我都无法入睡。近来夜色见长，睡觉前的我总会郁闷难耐。从东京离开时，就已经开始担心今晚的住宿了。

“如果方便，我希望和师父同住。”

他也欣然点头，说道：

“我曾在北陆一带云游，经常在一家名为香取屋的地方留宿。原本那是一家旅店，店主人的独生女名气很大。后来不幸去世，

店子也关了。不过终究不会将老顾客拒之门外的。现在一对老夫妇看着那里，你若不嫌弃，我们便去那里。可是……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放下了饭盒。

“吃的也只有胡萝卜和萝卜干！”

他说完嘿嘿一笑，这位师傅看上去沉默谨慎，内在倒也有几分风趣。

二

从岐阜路过之时，晴空依然可见，闻名遐迩的北国天空赫然呈现。米原和长滨上空阳光渐微，寒气席卷之下又见雾霭薄云。雨点终于在柳濑上空飘了下来，不多时雪片也来助阵，透过车窗望去，四周一片昏暗。

“下雪啦！”

“没错。”

虽然接了话，但旅僧并未抬头仰望，也不见丝毫关切的神情。这已经不是先例，当我谈及琵琶湖的怡人风光，并手指古战场，向他介绍“这便是贱岳”之时，得到的也不过是点头应付而已。

敦贺素来有一恶习，喜欢招徕旅客，有时候简直让人难以忍受。果然这天也不例外。从火车上下来，满眼都是举着纸伞和标有客

栈字号的灯笼的人们，从车站出口一直绵延到街口，挤到看不见丝毫缝隙。旅客被这些人层层包围起来，耳畔全是各自嘴中叫嚷的字号。更有甚者，将旅客的行李一把夺过，边走边说：“得嘞，多谢您啦！”这种情况，对于患有头痛疾病的人来说无疑是难以忍受的。然而旅僧并无异样，仍旧淡定从容地埋首前行。或许是他看上去太过普通，竟没人过来拉扯，我便紧随其后，很快走到大街上，心中暗自侥幸。

此刻雨水停了，轻盈干燥的雪花却势头更紧，脸颊不时被冰凉的雪花碰触。黄昏刚近，放眼敦贺的街道两侧，已经空无一人，而且每一户都房门紧闭。在横竖交错的街道上，我们信步前行，白雪已经占据了宽阔的十字路口。大约走出去九百米，迎面看到了香取屋，这便是我们的目的地了。

这座房屋已经颇有年头，除了崭新的铺席和看上去非常讲究的柱子，一切都很普通，壁龛和客厅里的摆设也并无特别之处。两座造型别致的灶并列排放，地炉又大又旺。鲤鱼形的自在钩好似一副黄金之身，闪烁着耀眼的鳞片。一口巨大的锅子悬挂在钩子上面，约莫煮上一斗米毫无问题。

火盆前端坐的正是老板，头顶全秃，一脸茫然，把双手缩进了棉布和服窄窄的袖子里。老板娘倒显得分外殷勤和善，一听到胡萝卜和萝卜干的故事从旅僧口中说出，这位亲切的老太太就微笑着将饭菜端了上来，菜色很简单：鲮鱼干和小白鱼干，还有加

入海带丝的豆酱汤。言语之间看得出她与旅僧交情匪浅。再看我这位随行同伴，更是分外逍遥。

饭后老板娘为我们在楼上准备好铺盖。这房屋建造得着实坚固，顶棚很低，超过两抱粗的原木横梁自房檐开始，一路从屋脊斜着延伸过来。我在房里连头都无法伸直，想必就算是后山雪崩，这房子也会稳如泰山。

一看到有熏笼，我便心满意足地进去入睡。还有一套被褥铺在熏笼的另一头，但是旅僧并不过去，他要求被子里没有火气，所以选择与我同床共枕。

旅僧入睡时并未宽衣解带，而且睡觉的姿势与普通人恰恰相反，他的脸向下，贴在枕上，蜷起衣衫完整的身躯，先将腰部伸进棉被，然后将棉被一角盖在肩上，打开双手轻扶棉褥，最后慢慢将身体伏下。

眼看旅僧即将入睡，我赶紧向他提出请求，我的神情坦率天真，与孩子无异。

“相信我在火车上已经多次提及，只有熬到半夜，我才能够睡着。请您慈悲为怀，怜悯我这失眠之人，再为我多讲些您游历各国的趣闻轶事吧。”

旅僧点头同意。

“自打中年伊始，我就改变了仰睡的习惯，一直保持着现在的睡眠姿势。但是与你相似，我也是双目炯炯，难以入睡啊。虽

然我已遁入空门，但生活绝非只是讲经说法。仔细听我讲吧，小伙子。”

如此，他便开始娓娓道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原名宗朝，是六明寺的大和尚，也是宗门中一位名扬四海的说教师。

三

“听说一个贩卖漆器的商人也要到这个屋子里面来，跟你一样也是若狭人士。年纪轻轻，但性格忠义耿直，是位让人敬仰的好汉。

“先前我曾提过翻山的事情，山脚下有一间茶馆，一个从富山来的卖药的跟我结伴而行。但是那个后辈并不讨人喜欢，说话很不干脆，令人生厌。

“因为一心赶路，我走到嗓子干渴难耐，本想立刻喝杯茶，却还要等水烧开。

“那条山路上难得有人经过，虽然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但是牵牛花尚开，柴烟怎么可能冒起呢？

“一条小溪在马扎子前面流过，看起来溪水应该清凉可口，我正要从桶中舀水来喝，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“此刻正值炎热时节，骇人的疾病在这一带肆虐，刚刚从辻

村经过，已见石灰遍地。

“‘喂，大姐’，虽然有些尴尬，但我还是几经犹豫之后向茶馆老板娘发问，‘请问这可是井水？’

“她说：‘不是，是河水。’

“我心中暗暗奇怪，便又说道：‘这水应该不是从山下的辻村那边流过来的吧？那里似乎有疫情肆虐。’

“‘不是从那流过来的，’老板娘回答得非常随意。

“我于是心中大喜。接下来你要仔细听了。

“然后便说到那个已经在那里停留多时的卖药先生了。相比你也有所了解，全天下兜售所谓万金丹药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一副打扮，身着印有细细条纹的单衣，小仓腰带扎在腰间，下身穿着紧腿裤，绑腿必不可少，足穿草鞋。葱绿色的棉布包袱绑在脖子上，看上去有棱有角。也有人将桐油斗篷折叠好，通过真田绳系在包袱之上；或者随身携带一把碎格子花纹布伞，现在随身揣上一块表，似乎成了最新时尚。冷眼一看，这身装束却也中规中矩，无可挑剔。

“每当客栈里来了这种家伙，便会看到他们随即换上印有大花纹的单衣，腰带松松垮垮，一边嘴不离酒，一边将自己的腿脚无耻地伸向客栈侍女丰腴的双膝。

“当时，那人对我非常无礼，开口叫嚣：‘嘿，和尚，别嫌我说话难听。既然已经断绝了尘缘，剃成了秃瓢，怎么还会有贪

生怕死的念头呢？说也奇怪，果然还是本性难改啊！哈哈，大姐，你也看看，已经是那副装扮还对尘世念念不忘，真是有趣！’

“见他说完，两人相顾大笑起来。

“当时我正值年轻气盛之时，被他说得脸色通红，手里拿着舀的那杯水，迟疑着不敢喝下去。

“只听‘砰’的一声，那家伙磕了磕烟袋锅子。

“‘嘿，客气什么，放开了喝你的吧。不用担心你的小命，我这里有灵丹妙药，保你不死。不然你以为我跟着你干什么啊！对吧，大姐，哈哈！你也别见怪，天下没有白拿的东西，三文钱一袋神方万金丹，就算你是和尚，想要的话也得掏钱呀！喂，觉得如何？’

“卖药先生说完了，将手拍在老板娘的背上。

“我匆忙离开了。

“想想我已是这把年纪，更已出家，口中竟跟你说些什么女人的背与膝盖之类的东西，还望你能谅解。我不过是希望将事情的经过讲述清楚。”

四

“我心中负着气，走起路来更是拼命。迈开大步走上了田间的小径。

“大约走了五十多米，迎面出现了一个大坡。看上去像一座用土堆成的拱形勅使桥，特别是从旁边看得更加清晰。我抬头仰望，正要攀登，后面突然追来了那个卖药先生。

“他并未跟我打招呼，就算他有意，我也未必会搭理他。那个神态倨傲的卖药先生对我斜眼蔑视，故意匆匆赶超过我。在如小山一般弓起的陡坡尽头，那家伙杵着布伞站立了片刻，很快又下了坡，看不到踪迹。

“我跟在他后面，踮着脚尖往上爬，没多久也到了鼓面一般隆起的坡顶，随后也走了下去。

“先下去的卖药先生停下了脚步，不住地环视四周。我猜测他是有意戏耍我，便满怀不满地走在后面。后来才发现，他停步不前并非因为我。

“原来这里出现了两条岔路，其中一条是上坡路，笔直陡峭，路两边长满杂草。一棵足足有四五抱粗的扁柏树伫立在路口的一角。重重的嶙峋怪石掩映在树后。我想，这条路定不是我要走的，刚刚经过的那条康庄正道似乎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很明显，从这里走，不出两里地就到山顶了。

“放眼一看，眼前出现了怪诞的一幕，那棵扁柏树肆无忌惮地从路面横穿而过，像一道横空而过的彩虹，一直延伸到茫茫的田野。树的根部异常雄伟，那里的土面已经塌陷，粗大的根条裸露在外面，像是一条条缠绕在一起的大鳝鱼。一股水流从根部哗

啦啦地流淌下来。一直流到地面，完全淹没了我的去路。

“真是怪事，田地里并没有形成湖泊，却成了水流湍急的浅滩。以前面看得到的树丛作为界限，这条河大概有两百米长，水中散落着石头。看上去人似乎可以踏着石头到达另一边。仔细想来，这些石头应该是有人故意摆放的。

“这情景令这条道路走起来异常艰难，虽然不至于脱衣游泳渡河，但是估计连马匹都不能轻易通过呢。

“我暗自思忖：这应该也是卖药先生停下来犹豫不定的原因吧。不过他的反应却出乎意料，只见他干脆利落地爬上了右边的坡路，瞬间就将扁柏树甩在身后，直到站在我的上空，才俯视着下面说道：‘嘿，要到松本去就要走这条路。’

“就这样，他又轻松地迈出五六步。

“他的半截身子从岩石上面探了出来，仿佛在嘲笑着我：‘你还傻乎乎地站在那儿，小心被树精抓走。就算是白天也不会幸免！’

“又过了一会儿，布伞的尖头在我头顶上很远的地方出现，它在树梢中穿梭，很快在林子深处消失不见。

“此刻，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踩着石头从积水跨过来的庄稼汉，只见这人一边迈着步子，嘴里一边欢快地吆喝，他的手中提着光溜溜的扁担，腰间挂着一个用草编成的垫子。”

五

“从茶馆出来后，一路上我确实没有遇到任何人，除了刚才那个卖药先生。”

“想到卖药先生临走时说的那句话，我的心中开始七上八下。毕竟那是个老江湖了，对道路方面还是非常熟悉的。我满肚狐疑地想要打开那张地图观看，就是我先前说的那张地图，今早动身前，我也仔细研究过。”

“‘嘿，我想询问一件事。’

“‘啥事？您尽管说！’

“‘见我是个和尚，那个山民非常友好。’

“‘额，请问，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对不对呢？’

“‘您要到松本去啊？那就对啦！就是这条路！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是梅雨天气，又发了大水，所以才会有这条大河出现。’

“‘前面的水也是这么大吗？’

“‘不是，只有您看到的这一片。过去并不难。水面只到达前面的树丛那里。这条路一直延伸到树丛后面，直通到山脚下。路面非常宽阔，大车都能并着走呢。从前这一带是座村庄，那片树丛的位置原来是一位医生的公馆。但是由于十三年前的一场大水，如今已变成一片荒地。当时死的人可真多啊！师傅您最好边走边为这些亡灵们诵经超度超度吧！’

“想必山民只是出于善意，我没有问到的也全盘托出。我对情况了然于胸，心中也多了几分把握，只可惜刚才那人偏偏走错了方向。

“于是我又向山民打听那边坡道的情况，也就是刚才卖药先生所走的那一条，‘那么这条路又是通往哪里呢？’

“‘哦，这条是原来的老路，也能到达信州。从前也有人走，不过差不多应该是五十年前了吧！跟大道比起来，这条路可以大概节省七里路。但是师傅您要谨记，这条路如今万万走不得！听说去年有一对父子前来拜山参神，不小心上了这条路。后来便有人声称看见乞丐模样的人进了山。当时大家都觉得性命攸关，便集结了三个警察和十二个乡亲从这里硬闯上去，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他们父子寻回来。师傅您一定切记，哪怕累得露宿野外，也不要逞无畏的英勇去走近道。我话已至此，您路上多留心！’

“和山民道别后，我正打算踏着河里的石头渡河，但是一想到卖药先生可能身处险境，我又犹豫起来。

“虽然山民那样说，但情况不一定如此，可是一旦情况属实，我岂不是见死不救？幸而我是出家之人，生活随意，不必非要赶在天黑之前住进客栈。索性还是追上去，将他叫回来吧。就算也从旧路重走一遭又何妨呢。这样的时节，虎狼与鬼魅之辈都不会出来作祟，不必有太多顾虑……

“刚打定主意，却惊觉那位好心的山民已经渺无踪迹。